

乡村锣鼓

胡泽光 著

团结出版社



乡村锣鼓

胡泽光 著



团结出版社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锣鼓 / 胡泽光著. —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16

(品文 / 黄继忠主编)

ISBN 978-7-5126-4325-3

I. ①乡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88327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武汉市永昌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34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126-4325-3

定 价: 32.00 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青天如镜在高头

何存中

胡泽光要出小说集了，嘱我写序，我当然要写。

在家乡有一批小说作家，长期与我打交道，胡泽光就是其中一个。因为我是作者，也是编辑，一生没有离开文化单位，在写与编中，对胡泽光的创作，息息相关，了如指掌。

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在家乡小镇竹瓦文化站工作，那时候我就编了一份油印刊物，叫做《笋乡》。我的家乡竹多，传说是剖竹做瓦的，所以叫做竹瓦。我把油印刊物的名字叫做《笋乡》，是希望笋子挨着老竹长。那时候初中毕业因家庭困难而辍学的胡泽光，就向我投稿。投他写的诗歌。那些诗歌带着泥土的芳香和沸腾的生命热情。那时候我整版整版地发胡泽光的诗，在他心灵的田野上播种理想和浪漫。我在家乡文化站工作了九年，后来调到县文化馆，又编馆办刊物《二月庐》，这时候胡泽光因为自己努力和领导识才，在团陂文化站工作，这时候他开始写小说，写得很勤苦，写下了《守候》《楼子叔》《乡村腊月》《乡村锣鼓》等等的。每写一篇都投给我看，我或多或少给他提过一些修改意见。那段时间是他创作的喷发期。我感动他《守候》中一个老文化人对于文化的坚守；感动他《乡村腊月》中村干部对于转型期的担

当;《楼子叔》中楼子叔对于土地的热爱和苦耕,至今叫我难以忘怀。九年后我调到县文联创办《红烛》,四年后我调到黄冈市文联,编《鄂东文学》,接着又调到黄冈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,创办《问鼎》,胡泽光从团陂文化站调到县文化馆,编刊物做文学辅导,也是老师了。这叫薪火相传。胡泽光所写的小说《大路朝天》《扣子》《儿戏》《幸福的房子》等都原发在我所主编的这些刊物上,然后陆续在省级刊物上发表。其中《扣子》获得了第一届黄冈文艺奖,《乡村锣鼓》获得第23届“东丽杯”全国梁斌文学奖。可以说胡泽光的小说创作是从脚踏实地开始的,凭着他苦难的身世的痛悟,凭着他对于生养他那块土地的钟爱,凭着他对于人性的追问和对于美善的向往,在他的笔下发出一丛新绿,迎风和雨,楚楚动人,如一首首乡村美丽的童谣。

每一年春节,胡泽光就到我家里给我拜年,从来没有间断过。夏元明教授戏说胡泽光是我的嫡传弟子,愧不敢当,其实他与我平辈,他的妻子是我们何家姑娘,论辈派他叫我叫哥。对于他的创作我总希望他能够提升,也就从形而下提升到形而上,从不自觉到自觉,也就是从大地到蓝天。我总在“折磨”他。记得写《幸福的房子》时,我就要求他改过几次,要求他完全打开,“拎起来”,然后撒开去,他尝试了,尝到了甘苦。比方说《儿戏》,他尝试了,然后用心修改后,在省刊发表后,反响很好。

胡泽光有一点好,那就是我说的他都能用心理会。我不是什么老师,我只是一个作者,我也是在前辈和朋友的“折磨”下,慢慢悟出一点“道”来。我深怕我的“折磨”误导了作者,所以格外谨慎。但是胡泽光愿意接受我的“折磨”,他对我完全放心,不怕我误导他。

就在写序之时,我仍在“折磨”他。因为他写了个中篇,叫做《三春鸟》。初稿一年前就写成了,我和夏元明先生看了后给他提了修改意见,他修改后仍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准,我与他讨论,还比较详细,但是他老是找不到感觉和途径,所以很痛苦,于是我

就叫他上来“肉口传”，使他确立了信心。《三春鸟》是仰望青天之作，是生命在国家危亡之时，保种保文之作，像跳高比赛一样是预设了高度的，越过了就是一种新境界，一个新天地。不信你试试？

人是要抬头仰望的。抬头仰望，你就发现头上的青天，眼下的世界，涉世的人物，都在青天之下。头上的青天如镜子，尽管对流层风起云涌，乱云飞渡，但头上的青天，永远发着青色的光芒。青天如镜在高头，心展鹏翼可拭开。

预祝成功！

是以为序。

二〇一六年六月一十七日于工作室

目录

CONTENTS

乡村锣鼓	/001
扣子	/038
儿戏	/045
土作家和他的儿子	/056
乡村腊月	/060
幸福的房子	/091
楼子叔	/138
天多高地多远	/163
醉红尘	/184
家里家外	/233
大路朝天	/247
鼓师	/270
严谨先生	/275
后记	/279

乡村锣鼓

陶春任古镇文化站站长，一接手，便遇上了头痛的事。

古镇宣传委员听说来了新站长，找上门对陶春说，全县五年一届的民歌民舞会演是大事，你要想办法搞好。领导就是领导，说话的口气就像老子对待儿子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。说完就走，只字不提经费的事情。望着宣传委员渐渐远去的身影，陶春双手绞住一枚木头公章，猛地一拉，公章像陀螺似的倒立在桌上旋转起来。

古镇文化站原站长吴贤，在退位前，曾提出三条文化局无法解决的要求，最后以不了了之的结局，和新任站长陶春草草进行了交接，让陶春仅仅拥有了这枚牛眼大的木头公章。

如果古镇文化站确实穷得只有一枚公章，倒十分干脆，但事实不是如此。老站长吴贤在古镇文化站干了三十年，攒下了一份不小的“家业”。就大件来说，古镇文化站目前拥有万余册图书和 146 平米的房产权。至于那些闲置多年的小件，诸如戏剧古装、桌椅板凳和各类娱乐器材，塞满了文化站的木板楼。但这

一切对于陶春来说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固定”资产——没有调用权。其原因是,老站长一直没有进财政笼子,无法落实退休待遇。待遇落实不了,老站长向文化局提出了三条解决的途径和办法,但没有一条在文化局的权限内能解决。

开始,陶春也没觉出有什么不好。公章是权力的象征,拥有了公章,就是拥有了文化站的管理权,这个错不了。历朝历代,大小官职,不都是官印相生?官和印都是权力的象征。有了这个权力,他陶春不就是文化站的主人?因此,陶春没把交接这件事放在心上。

陶春也没时间把这事放在心上,全县五年一届的民歌民舞会演,是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联合发文,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布置下来的。这是陶春参加工作后,第一次要独当一面完成的任务。时间紧,任务重,他不能不上心。他没时间考虑其他任何一件与此事无关的事情。

为了搞好这一非同寻常的活动,陶春主动找老站长吴贤商量。想就节目的筹备、资金的组织,和老站长切磋个具体意见。

可吴贤一听说要筹备节目,坐在文化站一高一矮两排书柜围成的铺面内,抬头望望陶春,又望望破烂不堪的文化站,问,政府批钱了?陶春回答,还没有,政府要讨论后才给答复。哦!那就等政府答复后再拉摊子排节目。老站长说完,将侧着的身子往回正了正,又安慰陶春道,节目的事不着急。

陶春有自己的想法,陶春的想法是,既然要政府出钱,我们就得拿出真东西来说服政府,让政府出钱出得甘心,用钱用得满意。而吴贤的想法很简单,这是公事,公事得公办,得让政府先拿“米”。政府拿出多少“米”,我自然知道煮多少“饭”。

政府既然答应讨论这事,那么政府迟早肯定是要出钱的,要不讨论它干什么?至于给多少,那当然是另一回事儿了。关键是政府给了钱,我们要是办不了一桌“好饭”,那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?陶春试图说服老站长,让他的思维沿着自己的思路走。但老

站长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,看“米”煮“饭”。富有三十年基层文化工作经验的老站长,经过这样的事太多了。筹备节目不在乎迟一天两天,只要钱到了手,什么事都好办。那种赊“米”煮“饭”的事,过去他也干过不少,但最后“饭”煮给人家吃了,收回来的“米”怎么算计都还不上赊账。这样的傻事,他再也不能干了。

我看这样好不好?陶春尽力靠近老站长的想法,让老站长能够接受,他说,我们分头行动,我去负责批钱,您就帮忙物色演员,组织节目。

吴贤觉得陶春办事太天真草率还固执,听不进别人的意见,完全是没吃过亏。他不能随着陶春的想法蛮干。

老站长露出一双深深内敛的眼睛,望望陶春,又抬头望望文化站百孔千疮的老房子,双眼定格在木板楼上,突然说了一句与会演毫不相干的话。他说,房子老了,不行了,木楼的枕木也快不行了,得赶紧想个补救的法子。说完便不再理会陶春,回头翻开手边一本线装书。独自进入另一个世界,将陶春拒之“门”外。

陶春突然感到老站长真的是老了,脸上瘦骨嶙嶙,老花镜耷拉在脸上,穿一件白色衬褂,衬褂十分陈旧,陈旧得让人担心手一去便化为灰烬。

这样的结果,陶春一点都不吃惊。他能够体谅老站长现在的心情,一个工作干了二三十年的人,到老了,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。这种事情,放在谁身上,都不是什么好事。

陶春静静地站在柜台外,默默地望着老站长,等了一会儿。老站长像一尊雕塑,坐在那里,双眼死死盯着面前那本线装书,一动不动。再等下去,也没什么意义。陶春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,悄悄地离开了文化站。

陶春不因为老站长对会演这件事的冷淡,而放弃自己的努力,他想绕开老站长那种“等米下锅”的思维,坚持自己的思路,实行双管其下。

首先,陶春自己担起了筹措资金的角色,这是别人无法替代

的，重中之重的角色。其次便是另外找一位能替他扛鼎物色演员、组织节目的角色。

古镇能出科学家文学家，甚至还出了一位在东南亚享有声望的新儒家，当然也会出在全县叫得响的文艺扛鼎人才。

果然，这个人选很快便浮出了水面，落在了辜先生的头上。

辜先生之所以在陶春遍访古镇，圈定五个待选的扛鼎角色中，能脱颖而出，除了辜先生这人鞭鼓敲得好，人耿直负责外，更多的是发生在辜先生身上的故事，打动了陶春。

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，曾让中国文化确实火了一把，全国上下重文化，乡乡镇镇办剧团，日日夜夜唱大戏，政府舍得投入，文化放手大办。在这种一夜春风唤万绿的大好形势下，古镇剧团发展十分迅猛，演职人员最多时达到近百人。一个剧团两套班子，这边在出演，那边在排练；这边回来，那边出去。循环往复，将古镇闹得风风火火，文化味儿极其浓厚。可是，秋风一扫万木枯。文化大革命一结束，政府摔手不管，古镇剧团在劫难逃，解散势在必行，演职人员哪儿来哪儿去。当时的剧团演职人员都是兼职的，绝大多数人员是从各村（当时叫生产大队）抽调来的，是拿生产队的工分过日子。有极少一部份人员是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。政府宣布剧团解散，人员自然得回原生产队或工作单位，否则，工分停记，工资停发。

辜先生当时不仅是那极少部分人员之一，还是古镇针织厂的厂长。他不忍心那么红火的剧团从此销声匿迹，多次向古镇政府请求保留。古镇领导也觉得于心不忍，网开一面，说，保留可以，但政府一不管人二不管钱，只管一头，让单位和生产队放人，但工资停发工分停记。辜先生要的就是这个结果，这就够了。

辜先生从剧团的演职人员中优中选优，留下了三十名剧团的精英，他将这些精英全部纳入自己的针织厂，让他们既是舞台的演员，又是工厂的职工。自然，辜先生成了既是剧团团长，又是工厂厂长。团长好，厂长也好，辜先生当得十分滋润。可是好景不

长,改革开放,市场打乱了他的格局。先是针织厂的产品销售一路走低,大量的产品积压,紧接着剧团人员流失,走的都是顶梁柱。尽管如此,辜先生还是硬撑了一段时间,幻想着能从困境中挣扎出来,拼出一片艳阳天。幻想终归是幻想,残酷的现实将辜先生打得一败涂地。辜先生不仅用尽了他个人所有的积蓄,还背了一身烂债。厂子倒闭了,剧团解散了,老婆含泪离他而去。

按说,辜先生受到如此大的教训,该痛定思痛远离文化了。可是辜先生就是不长记性,只要是听说古镇还有文化娱乐活动,他照样参加,热情还特别高涨,兴趣不减当年。

陶春找到辜先生,仅仅说个事情的大概,辜先生便高兴了,手舞足蹈,一口应承了筹备节目的事儿。他出谋划策地说,既然是民歌民舞,那就得搞出民间的特色,乡土味儿越浓越好。你放心,我们会帮你搞一台打得响,一准获奖的节目。那口气好像是鸟钻笼鳖入瓮,好歹把握在手中。

不过,辜先生突然话峰一转,说,如果要我负责,我还得要一个帮手,这个帮手只能是吴贤。

陶春一听,觉得不是个事,心想,老站长吴贤会作辜先生的帮手吗?陶春皱皱眉,辜先生却笑了,说,你放心吧,他会干的,我了解他。他不就是怕将来演出费用用过了头,黏了手吗?行,我先挂个虚名,负责管人管事管全面;让他先干点实事儿,具体负责演员的挑选和节目的排练,这个差事他愿干。以后等场子拉开了,他高兴了,愿意干,我这虚名也没用,全给他。

陶春半信半疑地问,这样行吗?

辜先生好像有十足的把握,说,按我说的办,没错。

二

陶春的容身之地,借的是古镇电影管理站的房子。电影管理站就坐落在政府大院内,陶春刚从辜先生那儿回来,打算喝口

水，回头再去找老站长。没想到，老站长吴贤自己主动找上了门。

吴贤走进门，在陶春住的一档半房里看了看，什么也没说，掏出一支烟点上，拖一把木椅，坐在门边抽。陶春便知道，老站长心里起了波澜，这波澜因房而起。

刚上班，古镇没有空房子，陶春无处落脚，找老站长吴贤商量。吴贤一听，便知道陶春心里藏着小九九。他没有硬性拒绝，坐在一高一矮两排书柜围绕成的铺面内，用左手的中指往下勾了勾老花眼镜，露出一双深深内敛的眼睛，很是同情地望了望陶春，又抬头望了望文化站百孔千疮的老房子，说，要不你把这老房子盘盘？再找供电所商量商量把电接上，搬进来住？

陶春没有深究老站长说话的语气和神态，站在铺面外双手搭在书柜上，灵活地转着脑袋，把文化站上上下下扫了一遍，停下来，咬住下嘴唇的一角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抬头望着老站长，说，听您的。

吴贤一愣，他没想到陶春会顺篙子往上爬，居然真把自己的话当回事儿办。吴贤既没点头应允陶春，也没摇头表示拒绝，他坐在窗下长桌边，端起手边的线装书，接着看，好像他们之间，刚才什么话儿也没说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

陶春不甘心，临走，说，我走了，我去找供电所把电先接上。这一次，陶春觉得吴贤好像动了动脑袋，但看不出是点头还是摇头。其实，吴贤仍然没有作过任何反应。事情太紧急，陶春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他住在古镇政府临时客房里，办公室苏主任催过多次，让他搬出来，催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。

陶春出了文化站，走在七月古镇的老街上。七月的天气，已经热得一塌糊涂，火辣辣的阳光下，陶春的皮鞋在乌黑发亮的条石上“哒、哒”地走过，声音在老街里深幽幽地曲折迂回。老街两旁有木板镶墙的老房子，油黑发亮的木板上，雕刻着形形色色的花草虫鸟。古色古香的老街，弥漫着丝丝凉爽，一曲悠悠的民歌小调，从深不见底的老街，绕梁而出——

四月二十八，
二姑回娘家，
手拿洋伞一尺八，
走路撒莲花。

.....

陶春踏着歌声，神清气爽地走进了古镇供电所。供电所大院内，有圆有方的花坛，种着花花草草，红粉粉绿茵茵一派生机盎然。

走进大院的陶春，开口就要找供电所的所长。陶春觉得尽管自己算不得是个官，但文化站长与供电所长，是平起平坐的职位，头头脑脑相互之间往来办个什么事情，当然应该是平起平坐。胖胖的供电所长不认识陶春，也不知道陶春的来头，听说是找自己的，也就十分客气地将陶春让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亲自给陶春倒了一杯水。

坐下来后，供电所长云里雾里地绕来绕去，目的是想绕出一点名堂，探探陶春的身份。陶春没闲工夫和他绕，喝口水，自报家门。

胖胖的所长听说是文化站的，皱了皱眉头，但仍不敢大意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说，文化站，拿笔杆子的，狠。上次我们局下面有个所长，就是让文化的人在报上捅了一篇文章，结果栽了。陶春写文章倒没错，但不是新闻是文学。陶春没用心思，只想早点把事情办了，直肠子直倒，说，我不搞新闻报道，今天也不是来采访，我找你，是想请你们帮忙下个火儿，把文化站的电接上。

胖胖的所长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不是找茬儿的，是来求他办事的。既然求他办事儿，就简单多了。胖胖的所长坐在办公桌后，往起抬了抬身子，肉呼呼的脑袋，前后左右转了一圈，转出一阵“嘎、嘎”的噪音，像缺少润滑油的车轮子。转了几圈后，脑袋灵便了，“嘎、嘎”的噪声也没有了。胖胖的所长干咳了两声，端起面前不锈钢茶杯，轻轻呷了一口，抬起双眼，虚虚地望着陶春，说，这

事儿没问题，你去找一下基建科，他们会按你的意思帮你办好一切。说着，一只手伸向一部红色的电话，抓起听筒，望着陶春问，你看怎么样？

陶春明白自己该走了，起身谢了胖所长，出来去找供电所的基建科。

基建科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坐班，陶春走进去，第一眼就发现姑娘嘴角有颗黑痣。他向姑娘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后，姑娘头也没抬，说，一千。陶春没明白，说，我们只拉根照明线，有 220 伏就行，不要一千伏。姑娘这才抬起头认真打量了一番，“哧”的一声，忍不住笑了，随即，嘴角的黑痣也明亮起来。

姑娘一边笑一边说，你是不是书读多了？我说的是钱，下火接电，要交增容费，你不知道？

增容费？一千？陶春一下子愣住了，就文化站现在这种样子，别说是拿一千，就是拿一百块钱，都困难。至此，陶春才明白，老站长让他绕这么大一圈子，目的十分明了，他是不想让陶春走进文化站，涉及到他的一片小天地里去。

陶春第一次感觉到，并不是所有的官印相生就能置换出权力。

从供电所回来，陶春便找电影管理站借了这一间半房子，权作容身之地。

陶春倒了一杯水放在老站长的身边。房内只有两把木椅，老站长坐一把，茶杯占一把，陶春只好站在老站长的对面。老站长觉得过意不去，把茶杯端在手上，腾出一把椅子让陶春坐下了。

陶春坐在老站长的对面，静静地看着袅袅的烟丝，在老站长的周围弥漫，飘升。门外的政府大院内，静悄悄的没有人声，梧桐树上的知了一阵赶一阵地鸣叫，叫得人烦躁不安，身上汗毛一乍一乍的，难受得都想变成一只小鸟在树上上下下蹿动。

老站长抽完最后一口烟，将烟头丢出门外，看看陶春，说，民歌民舞会演，五年才一届，年初开文化工作会时，就已经布置了，

这是大事，非同小可的大事，当然也是好事。今年是第四届，前三届，我们届届都拿大奖。

陶春听出了老站长话里的意思。他接过老站长的话，说，是啊是啊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想及早着手。我已经和辜先生商量好了，考虑到您目前的实际情况，想让您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，让辜先生先上，负责管人管事管全面。等你的心情好了，再干点实事儿，具体负责演员的挑选和节目的排练。你看怎么样？

我没事儿，就按你们商量的办。说完，老站长起身往门外走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時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稍稍侧了侧脑袋，望着门框说，文化站里有闲着不用的桌椅，你可以拿来用用。陶春望着老站长佝偻的背影，有些感动，嘴唇动了动，说出来的却是，您走好。他原本是想挽留老站长多坐一会儿的。

陶春的容身之处，也确实太简陋了，一张破棕床，两把板椅，和一口纸箱搭成的台子，构成了他现有的生活格局，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具都不齐全。就是现有的这些，也还是从别人那里东拼西凑借来的。他的家在古镇四十里外巴水河的下游，他无法将家里的用具拉几件过来。一来家里也没什么闲置的家具，二来路途遥远车租不起。尽管自己来去骑了一辆破自行车，但也带不动什么大件家具。因此，陶春把老站长的话听进去了。

陶春抽空约上水产、林业干事一起，走进文化站。老站长像算定了他要来，已经帮他收拾了两条长板凳，一张三屉桌和一张四脚八档的小矮桌，都摆在文化站正厅上。老站长依然坐在一高一矮两排书柜围绕成的铺面内，左手中指往下勾了勾老花眼镜，露出一双深深内敛的眼睛，望了望走进门的陶春，摘下老花镜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方手帕，一边擦拭老花镜，一边露出一口古铜色的烟牙，很礼节性地笑了笑，和水产、林业干事一一打过招呼，对陶春说，你看看这几件东西，看还缺少什么不？

有这(些)就够了，够了。陶春很感动，眼里涩涩地热热地想